


获美国爱伦·坡推理小说奖、星云奖、雨果文学奖、世界奇幻故事奖提名，畅销欧美 10 多个国家，全球累计销售突破 100 万册。

FU' ERMOSI
XIAOMEI
TAN' AN XILIE

福尔摩斯妹



探案系列  **失踪的伯爵**

(美)南希·史宾格 著
金莹 译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获美国爱伦·坡推理小说奖、星云奖、雨果文学奖、世界奇幻故事奖
名,畅销欧美 10 多个国家,全球累计销售突破 100 万册。



FU' ERMO SI
XIAOMEI
TAN' AN XILIE

福尔摩斯小妹



探案系列  **失踪的伯爵**

(美)南希·史宾格 著
金莹 译

著作权登记号:皖登字 121196 号

TITLE:THE CASE OF THE MISSING MARQUESS

AUTHOR:NANCY SPRINGER

Copyright:©2006 BY NANCY SPRING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EAN V. NAGGAR LITERARY AGENCY, 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 2013 Anhui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中文简体字版由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尔摩斯小妹探案系列·失踪的伯爵 / (美)南希·史宾格著;金莹译. —合肥: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6

ISBN 978-7-5397-5572-4

I. ①福… II. ①南… ②金… III. ①推理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36862 号

FU'ERMOSEI XIAOMEI TAN'AN XILIE SHIZONG DE BOJUE

福尔摩斯小妹探案系列·失踪的伯爵

(美)南希·史宾格 著

金莹 译

出版人:张克文

策划:杨康

责任编辑:徐冉

责任校对:冯劲松

责任印制:田航

版权运作:王利 古宏霞 芮嘉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E-mail:ahse@yahoo.cn

新浪官方微博:<http://weibo.com/ahsecebs>

腾讯官方微博:<http://t.qq.com/anhuisaonianer> (QQ:2202426653)

(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230071)

市场营销部电话:(0551)63533521(办公室) 63533531(传真)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印制:合肥华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889mm × 1194mm

1/32

印张:5.75

字数:102 千字

版次: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97-5572-4

定价:14.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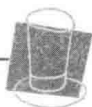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1888年8月,黄昏	1
妈妈失踪了	4
奇怪的穿着	12
两位福尔摩斯先生	20
密谋已久的逃离	32
为什么不带上我	43
暗藏的密码	58
出发去伦敦	68
失踪的伯爵	79

巴斯尔威瑟庄园的秘密	89
意外的收获	103
两次遇袭	115
恶魔一样的男人	125
像兔子一样逃跑	135
绑架背后的真相	146
获得自由	160
伦敦,1888年11月	175





1888年8月,黄昏

伦敦东区,黄昏,1888年8月。

鹅卵石街道上,只有仅存的几盏煤气街灯和卖煮海螺的老人挂在小酒馆外面的火盆发出暗淡的光。一个头戴黑面纱、身穿黑衣服的陌生女人像影子般在阴影中潜行,不知道她究竟来自何处。不敢想象在这样的夜晚,一个女人竟然会在没有丈夫、父亲或者兄弟的陪伴下独自在外行走。然而她必须这样,她在竭尽所能地去寻找那个失踪者。

在黑色的面纱下,她警觉地睁大双眼观察着、搜寻着。她看到凌乱的人行道上破碎的玻璃;她看到老鼠拖着令人恶心的秃尾巴大摇大摆地四处乱窜;她看到衣衫褴褛的孩子光着脚在碎玻璃之间跑动;她看到身着红色

法兰绒马甲的男人和戴着廉价草编帽子的女人挽着胳膊蹒跚前行；她看到有人躺在墙边的老鼠堆里，也许是醉了或睡着了，或者已经死了。

在污浊不堪的空气中，不知从什么地方飘来了手风琴的声音。她听到音乐里带着醉意；她听到一个小女孩在酒吧门外叫着“爸爸”；她听到尖叫声、笑声、醉酒的吵闹声，还有街道小贩的叫卖声——“卖牡蛎喽，蘸上醋，一口吞，一便士四个喽！”她闻到了醋味，闻到了杜松子酒、煮白菜和辣肉肠的味道，还有附近海港的咸腥味和泰晤士河的臭味，以及臭鱼和下水道污水的味道。

她加快了步伐。她必须不停地走，因为在她找人的同时，也有人在找她。戴黑面纱的猎人也可能成为别人的猎物。她必须行动迅速，才能使追赶她的人无法跟上。

走到下一个街灯时，她看到一个涂了口红、画了眼影的女人倚门而立。一辆双座马车驶了过来并停下，一个穿燕尾服、戴高顶黑色丝绸礼帽的男人走了下来。门口那女人穿着似乎曾经属于某个上流社会夫人的低胸晚礼服，但戴黑面纱的黑衣女人可并不认为这位先生是来这里跳舞的。她看到这个妓女咧着红红的嘴唇笑着，但憔悴的眼神却透露出恐惧与不安，因为这个地方就在几日前被发现有一个这样的妓女被开膛破肚后惨死在



几条街外。黑衣女人移开视线，继续前行。

一个胡子拉碴的男人懒洋洋地倚在墙上，对她挤眉弄眼：“太太，你怎么一个人呢？需要我陪陪你吗？”如果他真是个绅士，未经介绍是不能主动对女士说话的。

她没有理会他，匆匆走了过去。她不能和任何人说话，她不属于这里。这个想法并没有让她感到不安，因为她从来也没有属于过任何地方。从某种意义上讲，她一直是独自一人。但在目光掠过阴影时，她的心依然隐隐作痛。她现在已经无家可归了，在这个世界最大的城市中，她完全是一个陌生人，也不知道今晚该住在哪里。

如果上帝保佑她明天早上还活着的话，她希望能找到自己深深爱着的人。

她孤独的背影逐渐走进阴影深处，走进伦敦东区码头旁边的贫民窟。

妈妈失踪了

我很想知道妈妈为何给我起名叫“艾诺拉”(Enola)，因为，如果把这个英文单词倒过来写，那就是“alone”。它的意思就是“孤单”啊！也许妈妈过去喜欢使用密码，可能现在依然喜欢。她肯定是在我爸爸还没去世前就有了某种预兆，或是因为左撇子的天生预感，或者说是某种计划。

几乎在我成长的每一天，她都会告诉我：“艾诺拉，你完全可以独立处理好一切事情的。”事实上，每当她带着速写本、画笔和水彩去乡间写生时，她总是这样漫不经心地向我告别。现在她留给我的也就只有孤单了——她在7月我十四岁生日的那天晚上离开之后，就再也没有回过我们的家——费代尔庄园。

管家雷恩和他的妻子，也就是我们家的厨子，只有



他们为我庆祝生日。一开始,妈妈没能为我庆祝生日并没有让我感到烦恼不安。我和妈妈相处得非常融洽,但我们很少干涉彼此的事情。我觉得她一定是有什么急事在别处耽搁了,而且她还特意让雷恩太太在喝下午茶的时候给我礼物。

下面这些是妈妈给我的礼物:

一套绘画工具——纸、铅笔、削笔刀和印度橡皮,很巧妙地装在画架上一个平平的木盒子里;

一本标题为《花语》的厚书,其中包括扇子、手帕、密封蜡和邮票;

一个很小的密码册子。

虽说我并不擅长绘画,但妈妈对我笨拙的绘画技巧还是非常鼓励。她知道我喜欢绘画,也喜欢阅读,但对于密码,她应该知道我并不是特别钟爱。不过,这本小册子是她亲手编写的,我可以清楚地看出她细心地把页码折叠、装订在一起,页面上还装饰了漂亮的水彩画。

她显然用了好长时间给我准备了这份礼物。这个晚上,我不停地、坚定地安慰自己,她并不是不在乎我。

虽说我对妈妈去了哪里一无所知,但我以为她晚上就能回来,或者会捎个信回来,因此我晚上睡得还比较踏实。

但第二天一早，雷恩冲我摇摇头，说：“女主人没回来，也没捎信回来。”

外面是灰蒙蒙的雨天，我的心情也是阴沉沉的，愈来愈感觉不安。

早饭后，我回到楼上自己的卧室。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庇护所，我的衣橱、盥洗台、梳妆台都漆成白色，边上印着粉色和蓝色的花束。人们把它们叫作“乡村家具”，即适合孩子们用的廉价家具，虽然廉价，但我还是很喜欢它们的。至少大多数的时候喜欢，但今天不是。

我在家里一点也待不下去了，便急匆匆坐下，给靴子套上橡胶套鞋。我穿的是哥哥们以前的衬衫和灯笼裤，既舒适又便捷，然后又在外面披了件雨衣全身密不透风地下了楼。我从走廊的架子上拿一把雨伞，然后走到厨房，告诉雷恩太太我要出去找个东西。

今天的感觉真是有点奇怪，因为连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要去找什么。我偶尔会爬上树，看看上面是不是会有褐色、黄色条纹的蜗牛壳、坚果和鸟巢。如果遇上喜鹊窝，我会找找里面是不是有鞋扣、一截发光的绸带和丢失的耳环。我更会经常假装贵重物品丢失了，然后去寻找……

但这一次却不是假装的。



雷恩太太也察觉到这次与以往不同。她本来应该对我喊：“艾诺拉小姐，你的帽子呢？”因为我总会忘记戴帽子。但这次，她看着我走出去，却一言未发。

我要去找我的妈妈。

我觉得自己可以找到她。

一旦脱离了厨房视线所及的范围，我就开始像小猎犬一样前后左右地跑，寻找着妈妈的踪迹。昨天早上，作为生日的特殊待遇，我睡了个大懒觉，因此没能看到妈妈出去。但我想她可能和平时一样，一连几个小时画她的花草植物。于是，我首先在费代尔庄园的田地里去寻找。

妈妈管理庄园期间，喜欢让植物顺其自然地生长。我在生机蓬勃的花园、长满金雀花和野蔷薇的草地以及葡萄和常春藤遮荫的林地间到处转悠。灰蒙蒙的天空，雨一直不停地下着。

老牧羊犬雷吉纳德一开始还跟着我到处跑，后来就不愿意再淋雨了，很快离开我去躲雨，真是个小滑头。我身上淋得透湿，虽然知道自己应该去躲雨，但就是不愿去。我愈来愈焦虑、担忧，步子愈来愈快，恐惧像鞭子一样抽打着全身。我害怕妈妈正躺在一个无人知道的地方，受伤或是生病了，或……或是心脏病突发，我无法抵挡这种恐惧感，因为妈妈真的已经不年轻了。我甚至不

敢去想那个直截了当的词。换个委婉些的说法,那就是离开了,走了,去世了,去和我爸爸团聚了。

不,不要!

人们可能会觉得我和妈妈并不亲密,对她的消失可能不会特别在意。但恰恰相反,我心里恐惧万分,感觉如果她真的出了什么事,似乎都是我的错。我觉得一切都是因我而起,或者我本身就是个错,因为我很不体面地在妈妈年龄很大的时候出生,这无疑是一种羞耻、一个负担。而我总是指望在自己长大后能改变这一切。我甚至希望有一天,我能够以某种方式让自己成为一个耀眼的杰出人物,让自己不再生活在卑微的阴影中。

到那时候,妈妈一定会更爱我。因此她必须活着。而我一定要找到她。

找啊、找啊,我在一代又一代乡绅们猎捕兔子和松鸡的树林里穿行,在山洞挂满蕨类植物的层层岩石上爬上爬下。我们的庄园就是以这个山洞而命名的,我钟爱这个地方,但今天丝毫没有在这里逗留的意思。我一直走到公园边,走到树林和农田接壤的地方。

然后我继续到田野里去寻找,妈妈也很可能去那里看花。这里离城市不远,费代尔庄园的佃农在这里种植风信子、三色紫罗兰、百合花等,他们每天给科芬园送鲜



花,这要比种菜赚钱更多。这里种植着一排排玫瑰、一簇簇波斯菊、大片大片炫目的百日菊和罂粟花,全都是为伦敦市场供应的。望着田野里的花海,我仿佛看到一个明亮的城市——伦敦,在那里,每天都有微笑的女仆把新鲜的花束插进官邸的每一间卧室;每个夜晚,贵妇人们用银莲花和紫罗兰装饰她们的头发和睡袍,增添浪漫的芳香。

但今天,大片大片的花儿在雨中耷拉着脑袋,我的美妙幻影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就像水蒸气一样蒸发得无影无踪。漫漫无垠的天空下是一望无际的田野……

妈妈,你到底在哪里?

现在我全部的梦想,当然是关于我妈妈,而不是伦敦梦!我必须亲自找到妈妈,那时我会成为一个救出妈妈的英雄,妈妈也将会感激而慈爱地凝视我。

但这只是个梦想,我真是个傻瓜。

到目前为止,我只不过搜寻了整个庄园的四分之一,更别说农田部分了。如果妈妈受伤了,躺在什么地方,我再不找到她,她就会断气的。

我转回身匆匆跑回费代尔城堡。

一进城堡,雷恩和雷恩太太就像老鸟护雏一样扑了过来,雷恩剥下我湿透的外套,拿走雨伞和靴子,雷恩太

太则拥着我到厨房取暖。当然以她的身份是不能责备我的，不过她总是有办法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只有缺心眼的人才会一连在雨里待好几个小时呢！”她把火炉盖掀开，对着煤块烧得通红的火炉说道。“不管是普通人还是贵族，感冒一样会要命。”她对着放到火炉上的茶壶说。“肺癆对所有人都是一视同仁的。”这次是对茶叶罐说的。我不需要对她的话作出任何反应，因为她并不是在对我说话，她也是不可以用这样的语气对我说话的。“一个人思想独立当然没错，但没必要去得上扁桃腺炎、胸膜炎或肺炎什么的。”这回，她对着茶杯说。等她转过来面向我的时候，她的语调也像换了个人一样：“对不起，艾诺拉小姐，您现在要用午餐吗？把椅子再靠近火炉一点点好吗？”

“不，我现在不想吃午饭。再靠近我就烤成糊面包了。有妈妈的消息吗？”其实我已经知道答案了，因为如果有任何消息，雷恩或雷恩太太一定会马上告诉我的，可我还是忍不住要问。

“还没有，小姐。”她把手裹在围裙里，好像包着一个小婴儿一样。

我站了起来：“我需要写点东西。”

“艾诺拉小姐，书房里没有火炉，我给您拿到这个桌



子上来吧。”

我也很不情愿到那间阴暗的房间里，坐在那张巨大的皮椅子上。雷恩太太把印着家族纹饰的纸张、墨水瓶和自来水笔从书房桌子上拿到暖融融的厨房里，还顺手带了些吸墨纸。

我用笔蘸了些墨水，在奶油色的信纸上给本地警察局写了几句话，通知他们我的妈妈好像迷路了，请他们组织搜寻。

然后我开始考虑——真的有必要这样做吗？

唉，再不这样也没有办法了，我不能再拖延了。

另一封信我写得很慢，因为这封信很快将飞越数英里，由电传打印机打印成如下文字：

尤朵拉·弗奈特·福尔摩斯夫人自昨天失踪，请指示。艾诺拉·福尔摩斯。

我要求将这封电报发给住在伦敦蓓尔美尔街的迈克罗弗特·福尔摩斯。

然后将同样的信息发送给住在伦敦贝克大街的夏洛克·福尔摩斯。

他们是我的两个哥哥。

奇怪的穿着

在雷恩太太的催促下，我喝了几口热茶，然后换上干净的灯笼裤，准备去村里送信。

雷恩太太说：“哎呀，还在下雨呢，一下就又湿了，还是让迪克去送吧！”她边说边用手扭着围裙。

迪克是她已长大的儿子，在庄园做些杂活儿，那条聪明的牧羊犬雷吉纳德是他的监工。我不太相信迪克能办好这件重要的差事，但我没这样对雷恩太太说，我只是告诉她：“我还要去那里问些事情，我骑自行车去。”

我的自行车不是那种大轮子的老式自行车，而是一种最新款式的带有充气轮胎的小自行车，非常安全。

在细雨中，我向前骑着，在门房那里稍等了片刻。费代尔庄园可以说就是一幢伸展开的石头房，但是车道、